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二

明 胡應麟 撰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春秋戰國之書亡于秦漢而出于晉之汲冢而傳于後  
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  
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合乎山海經迺吾所謂

合云者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皆即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誕益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為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覈皇王之

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怪霄壤也錄之以資閎洽無寧愈于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為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為好奇也

讀莊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掊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

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叙仲尼為陽擠陰助則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筆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為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于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即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于已而又奚厄于仲尼者而奚取于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植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

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為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其脣脰盖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矣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後之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驪施騁姿揮之一笑而已藉以為陽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既其實其為禍也必不尠矣

讀山海經

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說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無一焉而胡以傳會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于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魑魅魍魎之

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  
物之說必有所本至于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  
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  
勒成此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  
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  
大禹而已而未有覈其自于穆滿之文者尤未有訾其  
自于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  
可見古今事理第殫精索之即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



作者有靈其將為余絕倒于九京也哉

讀墨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誣讖帝王聖詰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術偏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踏駁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讖之然而未敢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盖自墨翟始翟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為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一以指摘仲尼為

事莊周遠出翟後益聞其風而興起焉耳周之為書蕩  
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  
敢于非聖益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  
踵以為天下而獨甘心置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  
與吾儒角立竝驅以上接二帝三王之統故肆言以震  
驚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  
儒墨之稱雜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言偽而  
辨行堅而僻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橫議之刑必矣孟

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要以自為不至如墨之  
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  
彼未深考其言耳窺其一二則所以誅之絕之者庸詎  
在二子後哉

讀呂覽

呂氏春秋史遷以為遷蜀後所作乃一時信筆之詞傳固明  
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質致游俠人撰所聞  
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略謂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

俊豪始皇甚惡書不韋極簡冊攻筆墨且舉是書所指  
摘近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播弄詞  
鋒罔稽情實而後人或規倣其意以秦法若猶寬者余  
以不韋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亡而為有秦戴之不  
啻父母讐之不啻神明盤錯冰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  
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其所操招徠賓客陳說  
古今特其貌者彼其于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  
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喜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

其令開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髀其人伐國以求  
之其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即尉繚氏所為致詞遠  
遁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極規為萬世不  
拔之業而弗由其道于是坑儒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  
長城絕大漠以遏四裔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是  
固非數齡之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韋為譏而秦不  
怒哉

讀戰國諸子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圃西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為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為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非濡弱乎為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尚全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迴非明鬼乎普遍非尚全乎鄒氏之言曰九

州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  
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游戲也變幻空花也莊氏  
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則萬劫億塵之旨曰鼠  
肝蟲臂曰生馬生人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  
真際之論機鋒迅發于後世禪學門風尤為脗合蓋釋  
氏未至中國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于戰國數子矣  
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說  
以潤色而張大之而世外閼深傑異之觀遂盡入于瞿

曇之門戶而猶以為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竄合之毋亦泰甚矣哉

讀世說新語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淡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瞻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



讀蜀志譙周傳

當塗為魏典午為晉世所知者而意義出處或未洞然  
按代漢者當塗高春秋識也自西京末茲語盛傳世祖  
與公孫述書嘗一稱而竟亡驗及曹操建號譙周以問  
杜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識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  
國日假封號以應謠言耶典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為識  
文後果驗史謂周有他術數寄辭于識識之不足信也  
如是夫

讀吳志魯肅傳

按肅深不欲取關侯詳傳中

史稱肅軍旅間手不釋卷談論文詞思度弘遠三國將  
帥有儒者風諸葛外一人而已而世罕知之肅在關侯  
不亡乘襄樊之銳與蜀併功中原復矣肅死蒙代與權  
遜定計襲侯蜀失荆大事遂去炎燼坐灰若蒙古今亂  
賊之最不足與張承業為奴者遜以姦濟權以惡濟操  
皆春秋所必討史軼弗誅致羣賊漏網數千載余說出  
而無逃天地間矣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莘埜躬畊南陽抱膝處全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全也伐桀弔民出師復漢心全也德感嗣王誠格庸主道全也尹奮乎百世之上故人亡異詞亮崛起三代之後故家肆臆喙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益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士筆端迂遠情事亡足重輕哉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葛稚川抱朴子云魏武姦雄篡竊迺心欲用乎孔明孔

明自陳不樂出仕魏武謝云義不使高世之士立于污  
君之朝也按此事他無紀錄僅見洪書操之不強武鄉  
與不追忠義大類皆庶幾五伯之風又昭烈在魏日久  
操不加忤害反資給兵仗遣之雖昭烈能自晦匿迺魏  
武容賢之量亦差有足稱者不得以人廢也

讀空同子

李獻吉空同子云關張死而蜀事去矣王元美孔明論  
云以關張之驍悍而死孔明安得不親戎陣其用魏延

馬謖輩非得已也兩公語皆卓識初昭烈入川忠義忠  
武同鎮荊州洎龐統卒而孔明赴蜀蜀甫定而取漢中  
時事劬勩日不暇給其委忠義與魏角者以侯鎮兩郡  
威信大行即樊城不拔魏未能卒取荆也詎意吳寇之  
肘腋哉俾士元弗夭孔明弗西漢事寧當至此大槩炎  
精垂燼匪人力所能噓也王允寧諸葛蕭何論尤陋不  
足辯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

三至九

詳校官編修

臣 翟 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三

明 胡應麟 撰

讀十一首

讀鬼谷子

二則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  
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偽  
為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

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于入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鈎箝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悉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偽

又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



傳之按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薈萃附益為此即或玄晏手裁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

讀越絕書

二則

越絕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誠句踐以友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于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說略有其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

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云云以上俱本書跋語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越絕一書于子胥始末特詳且稱贊其賢者不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

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諭來今豈東漢越中文士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為此編易名越絕乎不然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暢子胥且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據以去為姓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胥撰述之繇明記始末而不復詳譽亦得其一而不得其二者與

又

此書以為子貢作者絕不經又一無左驗第據亂齊存魯一章爾用修以為罔說是也詳味此跋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誠洎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叙之以傳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絕不類其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于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為之屬文定辭于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為比肩也其云

禹來東征死塋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  
非越人更始間為亂兵戍于越地因而塋與吳平則自  
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也此書閱  
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未及究其顛末之  
悉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有時與庸錄諸此  
俟異時博綜之士

讀三墳

元經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即宋咸

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  
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  
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  
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覈偽書者覈所出之人思過  
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為中郎之秘獨奈何  
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偽詆安國乎竹書出  
汲冢世以偽姍來皙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為張湛偽  
乎惟其是而已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以即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按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于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即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虛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等語益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即

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  
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無論莊列即鶻冠  
至亢倉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覺無聞而  
特顯于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  
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傳會三乾之章旨以成此  
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辨第以關尹則萬無  
斯理彼藏耶定耶真耶贗耶吾何暇辨之哉

讀淮南子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無出淮南子故  
揚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為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  
知言哉淮南益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  
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衰說全溢篇中  
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  
董賈諸人漸趨淳朴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  
浮華網羅淫僻淵淳澤滙萃為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  
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

南既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  
題簡末云

讀中說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  
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  
仲淹生隋季世遯迹閭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無  
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絕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疑  
焉而隋史成于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于王

氏諸子者尚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于三代之下者一靡于管晏載蕩于孫吳三溺于申韓四淪于楊墨五淫于莊列六徇于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即瑰偉絕特益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于周公仲尼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今繹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燠如即性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

令而命杏壇詎出端木顓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顏魯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為固無事辨特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啓其端者紫陽所為三嘆而致惜歟

讀鬻子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尤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奧雖非真出熊手要為秦漢前書及反覆紬繹之迺知此書之存眎舊纔十之一而

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益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闕尹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即闕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柱篇之盆沼等章二柱篇之盥于等章也闕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一篇律以闕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而東京

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為缺其八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為更定之雖缺者不可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旦暮遇之者也

讀論衡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繭沓世所共輕而東

漢晉唐之間特為貴重蔡邕秘諸帳中葛洪懸諸座右  
劉子玄提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  
生碩彥目無今古迺昌歎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  
還聖道陸沈淫詞日熾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捏怪  
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岌然自信攘  
臂其間剗虛黜增訂譌斷偽詖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後  
世人人咸得藉為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  
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

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于問孔  
刺孟等篇而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  
誚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  
稍為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讀齊丘子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  
德仁食儉六化為甚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噫  
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



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于道德者非淺機小數比也  
按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為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  
峭因考諸仙傳得其人錄于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  
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  
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臥于風雪霜中經  
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悚悚然因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  
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出所注  
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

世齊丘因奪為已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于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于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講莊列深以為合于釋氏則于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四

明 胡應麟 撰

讀二十首

讀太平御覽三書

宋初輯三大類書御覽之龐贍英華之蕪冗廣記之怪誕皆藝林所厭薄而不知其功于載籍者不眇也非御覽西京以迄六代諸史乘煨燼矣非英華典午以迄三

唐諸文賦烟埃矣非廣記汲冢以迄五朝諸小說烏有  
矣余每薄太宗之涼德至讀三書則斧聲燭影之疑輒  
姑舉而置之迺廣記之臚列詳明紀例精密灼然必傳  
又當議于二典之外者也

讀冊府元龜

景德間冊府元龜輯自楊大年陳彭年手其書今鈔本  
具存顧無大足省發者反不若廣記三書何也元龜所  
輯皆擷之正史而正史家傳人誦無賴于元龜也至類

例參差體裁割裂乙夜之觀徒成溢美蓋是時通鑑通攷二書未出諸史浩如烟埃無從措手小加類次以便九重耳嗟夫吾于是知涑水番陽兩馬氏之功于史學真億世不磨今家蓄二書遂侔飲食而不知未出之先艱于考索有百倍者後學無易視哉

讀通志略

鄭漁仲通志略謂其十五略皆漢唐諸儒不得聞者番陽馬氏駁之審矣大都鄭之學術深于探索而短于會

通密于典章而疎于故實知得而不知有失知已而不  
知有人其以博且雅不足為太史公惜似也而劇罵孟  
堅使之容足無地馬班一體不知孟堅能知太史乎至  
謂編年紀傳書生皆足辦之而表志非鉅儒不能然則  
太史左丘見重百世者果以編年耶紀傳耶表志耶此  
皆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之論也若其殫心畢慮欲度前  
人獨到之思偏精之識往往有不可泯沒者要自宇宙  
間必傳之書讀者取舍焉可也

讀文獻通考

鄱陽此書于古今典章規制囊括網羅無鉅弗該無細弗綜研摩之力勤亦至矣迺其持論衷操見確按證精又昔人之難于兼美者余嘗謂涑水馬氏通鑑出而歷代經綸治理明鄱陽馬氏通考成而歷代典章規制備通鑑紀傳之全體而通考表志之大成宇宙間不可一日而無史則不可一日而無二書雖涑水主格君鄱陽主格物用不同而功則一也

讀類說

曾慥類說今尚全余在長安得鈔本精甚每獨置案頭  
經史作勞暇時一寓目以蘇疲繭頃年攜家遠出不復  
記存辛卯北歸掃除敝簾則此書亡去什九僅一帙襍  
蠹囓中拂拭之猶無恙可讀也因識而藏之以比于吉  
光之羽唐人詩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信  
然

讀說郭



陶九成說郭百卷蓋信手鈔錄成編非廣記等書比也  
陶所錄本書今什九不存間存者往往賴此而完帙僅  
半餘恍忽覩其名耳宋人雜說單行本朝垂百數種舍  
此遂無可別稽故是編雖蕪冗世莫得而廢也書素無  
雕本鈔錄譌脫之甚即深于經史是正為難當得沉湎  
是中者閉關旬月耳

讀古今說海

雲間邇輯說海余稚歲從人借讀大詫為奇書即該洽

亦往往見欺纂人以家藏秘本也比長博考諸說家乃知此書就日瀟湘等錄多出說郭靈應洛神等傳多出廣記僅卷首北征半夏諸編襍本朝故實又皆人所常見家有之書也蓋是時廣記未行說郭罕蓄一時老宿訂証無從如前此陸氏小說三十家後此顧氏小說四十家皆廣記鈔出襍他書不過什一二耳惟百川學海當是宋人遺書近海鹽王文祿擬而為學山割裂亡當大可笑也

讀鶴林玉露

山靜日長數百語幽事楚楚有味乎言哉而友人善謔者云如此乃忙了一日何閒靜之有余不覺噴飯滿案細繹之雖滑稽語實自有深致可尋時暇一猛省可也

讀程史

南渡諸將武穆功最大禍最酷古今所共扼腕而張韓劉三氏子姓悉無聞吳氏遂以逆赤其族僅武穆孫珂仕顯且文學矯矯為一時宗亦好還一證也余嘗讀金

陀等編知當時議論誣枉滔天似閻浮東南界人理永絕者迺今精忠大烈宇宙並存檜能以十指掩萬世共覩乎此書襟記當時聞見持論衷叙事核當是南渡諸說家第一編閱之不但藝苑賞心且時為武穆吐氣也

讀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南渡姚寬令威撰其人與紫陽同時文公論子華子疑寬偽作而又恐非所及輩行當視紫陽稍先也記錄雖瑣屑時有可觀第文獻通考無其目而有姚

氏殘語六卷豈即此書或寬別有殘語今不傳而此書近出鄱陽或未之覩耶其顛末不可詳考漫併識之

讀洛陽名園記

李文叔格非易安居士之父也所纂洛陽名園記一時全盛風景賴此尚傳枕席間時一展之不啻臥遊金谷也王長公嘗欲彙輯古今記文為名園墅稿已成序而未卒業聞此不覺悵然

讀東京夢華錄

東京夢華錄四卷記汴中風俗時序景物以及祠宇樓觀甚詳信宋人之好事也其辭頗猥俚而開卷見當時全盛風華種種目睫吾嘗欲稍加剪飾合南渡武林舊事刻之便自覺兩都遺習爛熳著人宋雖弱運猶遠勝今之秣陵燕市也

讀夢溪筆談

沈存中博洽名一時所著夢溪筆談議論多獨造朱元晦亦盛稱之第其師心自信往往有牴牾史傳處益此

書成于遷謫之所亡載籍可參攷故本朝楊用修蚤成  
滇南所著書抵牾史乘處尤夥其病正與存中同要之  
著述非詞賦比或至貽誤後人疑者缺之信者稽之務  
出萬全可也

讀演繁露

程大昌演繁露攷訂多精核可觀據周公謹謂此書初  
出高似孫方弱冠即為繁露詰以復之今不傳于世第  
高氏他書如子略握奇經注之類率迂說不振即所謂

繁露詰亦此例耳胡以難文簡哉

讀齊東野語

宋末周密公謹所著齊東野語癸辛雜志武林舊事諸書尚傳宋史中頗採用其說張魏公富平等敗及韓平原被禍始終皆實錄今儒生動輒攘臂南渡事蓋徒據史家紙上不旁考他書故宋自朱仙鎮後恢復事殆無可言讀史忠惠韓仲止諸疏當時兵勢事機可想見朱元晦似亦有斯意所謂豪傑識時務者明丘文莊崔文



敏議論大槩主此余意直以岳武穆亡百年間無一可  
將者李邵郭田龔龔小子不敢望楊沂中劉光世而命  
以經略中原譬肉投虎口何異俾外有武穆之將而內  
李忠定主之即無匪恢復之時也蔡州之勝雪百年恥  
要以孟珙氏為將故坐收成績不爾金縱垂亡豈宋所  
能必克耶蒙古滅金勢已壓宋而孟顧能于其間收復  
襄鄧諸城廬州之圍杜杲以數千禦八十萬之衆元人  
傾國不能進跬步余嘗謂國勢無強弱人實為之至守

之與攻又絕不類理度世固萬萬無完理第大江有呂  
文德高士璧輩守之亦未必遂淪喪或以諸葛不復中  
原為疑者乃其所遇曹馬皆勍敵非王莽赤眉輩也

讀夷堅志

五則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卷以甲乙丙丁為次每百  
卷周而復始四甲迄四癸通四百卷餘二十卷則洪歿  
而未盈百也余少讀鄱陽經籍考則遍詢諸方弗獲至  
物色藏書之家若童子鳴陳晦伯皆云未覩蓋瑯琊長

公亦不省有是書矣武林雕本僅五十卷而分門別類  
紊亂亡章余固知非野處之舊然無從一參考之癸未  
入都忽王叅戎思延語及云余某歲憩一民家觀敝簾  
中是書鈔本存焉前後漶滅亟取補綴裝潢之今尚完  
帙也余劇喜趣假錄之王曰無庸子但再以筆鼓餉我  
可矣余持歸竟夕不能寐篝燈披讀迺知此特四甲中  
之一周為卷凡百每篇首綴小引其後先次第大都洪  
氏舊裁餘卷三百二十竟不可得然其梗槩臚列也自

漢迄唐書之簡帙重大者什不存一太平廣記五百卷  
宋世之書今逸其數弓茫無要領而此編以荒唐瓌綴  
尚巍然四分之一非藏書家至快極愉哉因亟題其後  
俟異日校而梓之

又

武林刻本夷堅志不知始自何時以余所得百卷參之  
盖亦洪氏之纂非後人偽託也其叙事氣法相類如一  
意南渡宋亡之後原書散軼剝削者難于補亡又卷帙

繁迄工不易易故摘錄其中專志奇詭事自餘冗碎咸汰弗錄且臚列門類以便行世其書僅五十卷益余藏鈔本則合夷堅所存尚百五十卷也第刻本統于四百弓摘出則余藏百卷中同者固當什二三今閱之迺無一重見則刻本尚難據為洪書姑識以俟考

又

余鄉從王叅戎處得鈔本洪志其首撰甲至癸百卷皆亡僅支甲至支癸十帙耳迨其中已辛壬等帙又三甲

中書蓋支志亡其三而三志亡其七矣四志百卷竟亡  
繇物色武林本或從初志摘出或即初志而妄析門類  
未可知余既幸是書存世猶悵悵欲觀其全真無厭之  
欲也第野處文譽噪一時容齋隨筆等筆力錚錚而夷  
堅猥繭彌甚疾行亡善迹信矣王質景文夷堅別志世  
不傳而余得夷堅續志四卷蓋本朝人錄也

又

談者率以廣記五百卷所輯上自三皇下迄五季宜靈

怪充斥簡編而洪以一人耳目一代見聞逐千載而角之其誕曼亡徵固勢所必至也今閱此書紀載不僅止語怪一端凡機祥夢卜璣襍之譚隨遇輒錄以逮詩詞謔浪稍供一笑靡不成書其卷帙易盈而速就職此故也然取數至四百餘亡論靈怪不足徵即鼓談傳會不啻什之五六惜無從起而質之

又

宋有國二百年耳野處宦達南渡其時僅僅百載餘而

怪力亂神紛然若是去莊列之夷堅幾何哉余生肅皇  
帝季世濟承平今馬齒半百竒衰說異事自生平未一  
覩焉則傳之耳者率誕妄足推矣迺余遇志怪之書輒  
好之無異于洪氏也豈野處之為是姑假以優游晚歲  
若蘇長公之談鬼耶余嘗欲取洪書芟其非怪而附錄  
者與往籍已見而並收者洎宋元諸小說及國朝祝希  
哲陸浚明等編分類以續廣記一書大都亦五百餘卷  
雖靡闢理亂而或裨見聞猶勝洪之售欺于天下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五

明 胡應麟 撰

讀三十首

讀諸葛武侯全書

石羊生曰武鄉之自擬管樂宣父竊比彭聃耳杜陵氏  
伯仲伊呂之評觀其深矣余嘗讀王長公夷吾論而知  
管氏難于太公也則較武鄉之時于管氏不尤難之難

耶夫太公所輔聖主仲則中君而武鄉闇君也太公所  
伐獨夫仲則脆敵而武鄉勁敵也君闇敵勍而輔之而  
伐之俾君也信其忠敵也信其略極之而仇信其法又  
極之而夷信其威若人者規模局量漢唐下可萬一再  
覩耶他如出師二表恍忽典謨開誠四言參伍訓命禡  
畊于渭水盡瘁于祁山大都外王之事內聖之學也則  
杜陵二語意尚有未能盡者頃讀王氏武鄉全書偶得  
十四言云成湯聘後聞三顧大禹征來見七擒殊自忤

躍謂粗足槩侯生平且符合天然了無矯強即九京之下武鄉謙讓未遑知夏商二后周攬漢唐不以孺子為狂易也

讀諸葛孔明集

二則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桓公所柄齊國挾天子令諸侯其勢易舉功用易成武侯扶弱主藉偏邦人心去漢迴不侔也至規模局量則檻車三顧寵辱異觀五畝三歸宏隘殊域弗待言矣樂策士之

雄耳內襲燕昭之銳外因齊湣之孱中入蘇代之間即他帥行師臨淄外掌何艱于毅而武鄉匹哉大率孔明為當嘗言不容太盡否則史壽之訛非事實也

又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杜益以法孝直在二語窺見孔明本意不欲伐吳也迺吳人賊害關侯其為漢賊已均矧昭烈于侯手足腹心關侯死而不為出一旅之師而置之伐魏吳乘勝而助之魏亦詎可旦夕下也惟權

懼乞盟而昭烈不答此則天意之切炎精與紫陽謂孝  
直輕快能止伐吳此有妙理觀高帝寄腹心留侯而間  
亞父賂關氏等策必曲逆能之孔明語可想見矧魚水  
之譬生已奪好關張而死沮昭烈之出尤孔明所難言  
哉

讀三國諸葛氏傳

漢末諸葛氏分處三國並著功名瑾子恪孫竦亮子瞻  
孫尚誕子靚孫恢奕葉知名諸葛之才一何盛也恪以

忠誕以節俱覆宗族禍害略同至瑾以喬延息于蜀誕  
以靚嗣續于吳天之弗絕賢者又何其巧相視也瞻則  
死君尚則死父懿哉武鄉其有後矣恪智辯英英照耀  
一世伐魏之舉乘瑕蹈隙詎曰佳兵世率以成敗論異  
哉

讀唐駱賓王集

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  
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



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  
謂大閑掩于末技恐不應爾妖北竊唐舉唐臣子頌德  
恐後自賓王一檄痛摘其姦疾呼其惡壘雖漏網千載  
下罪孽歷歷即輶礫都市弗過寧曰末技且當時從敬  
業起事詎止賓王數人今皆名姓無聞而賓王以一檄  
故烜赫天壤謂文章永氣節乎氣節永文章乎

讀昌黎毛穎傳

文自唐宋而下昌黎才具當特高于諸人其意創自為

尊不欲勦前人一字無論前人隻字即自出體裁亦千億化身靡一律焉故其機軸若生龍活螭不可摹執非才力絕人真足起八代之衰未易語也而近來評者謂韓序記書啓如達摩西來獨啓禪宗惟紀傳志銘未得太史公法噫今天下枕藉史公殆百年矣有能躍出毛穎之上者乎昌黎者能為史公而能弗為者也然又不肯盡沒其伎故假毛穎以泄之若曰吾非尺寸史公聊以文滑稽而已此其微旨獨寄于千載之上而始發于

余者也

讀平淮西碑

昌黎之有古意者毛穎傳進學解送窮文皆以文為戲  
示不欲步驟前人也世徒知其滑稽而罔測其微旨所  
在乃不佞竊獨窺之至如平淮西碑自是唐宋以來第  
一篇大文字而段文昌敢重作之已極可笑吳興姚鉉  
復取段作而舍韓碑迺知劉邕嗜痴亦宇宙間宜有事  
也

題樊宗師集後

燕市中得一書題曰竒文集亟展讀之迺樊宗師絳守居園記也退之嘗為樊志墓紀其著作甚盛今行于世僅此篇為文而驚竒僻者可以少省矣

題皇甫湜集後

皇甫持正論文謂虎豹之鞞不得不炳于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雀是也然虎豹之鞞鸞鳳之音異于犬羊烏雀者一稟諸自然匪有意于為異也六經而外

孟荀左國莊列短長斯為極軌退之纔覺措意便落一塵要以時代所壓而閎深奧衍名理隱中縱橫幻化詞必已出西京而下故當以韓為第一流迺至皇甫諸人出韓門下以奇自負今讀其遺集所謂天心月脇鯨鏗春麗皆摘精匠彩片語之間咀嚼其中毫末無有此其相去庸庸蔑能以寸而曰奇哉而曰奇哉

題歐陽詹集

李觀歐陽詹皆昌黎所極提獎者觀至與韓並稱今集

不傳而唐集寥寥乃爾唐亡子厚昌黎幾獨步一代矣  
讀白樂天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妙極才人之致格少下耳唐時一女子姿  
僅中庸而索價十倍以能誦長恨歌故不知徐君蒨姬  
侍三百悉暗記魯靈光者當何直酬之耶

讀劉中山集

劉中山全集近始刻于嶺南友人黎惟敬訂定者也楊  
用修以為元和而後巨擘首當推劉其才格錚錚誠無

能逾過者迺其意致時時著議論色相都緣伎倆有餘  
不肯受束縛樊籠中耳蘇子瞻始一學之便開宋人二  
百年門戶故知流弊浸淫不可不慎也品彙於劉五七  
言律少選而絕句最多自是獨見迺用修評品又自確  
然余兩存其說學者竝實見胸中詩過半矣

讀杜紫薇集

紫薇燕將錄縱橫凌厲氣雄一世短長而後可繼先秦  
者僅覩此篇而世誦其阿房宮賦此賦若郝方回蒼頭

小有意耳迺篇末數語村學究面目可憎之甚故不若  
李華含元殿稍具典刑也

題柳河東集後

柳州嶺右諸近體面目愈工神情愈遠何也盛唐之工  
在神情故愈工愈合晚唐之工在面目故愈工愈離悟  
此數言詩道過半矣

再題柳州嶺外詩後

觀宋人使事持論咏物往往極天下之工而詩道遂為



之下裂是其驗也然元和七言律可以工言者夢得子厚而已樂天工而太易以易而沒其工此外雖昌黎之才力於近體固未遑矣

題李長吉集

唐人以太白為天才絕樂天為人才絕長吉為鬼才絕信乎其各近之也卒之太白應長庚樂天主海山而白玉樓一記天帝特下詔長吉為之豈漢庭貴少甦率大羅之表或以其奇思奇語鑿天巧奪化工召而閉之玉

樓中耶世以長吉才稍加以理奴僕命騷不知長吉非  
附于吊詭無所置才加以理且併長吉俱失之而胡騷  
之命也

題元次山集

元次山文故為艱深險澁而無大發明蓋樊宗師皇甫  
湜之前驅耳高似孫至謂視柳河東英崛過之唐之文  
惟二公豈不省昌黎何代人耶甚矣高之無目且無耳  
也余讀元子文佳者僅世所共傳中興頌迺其文體典

雅渾雄非艱澁比而諸艱澁之作無一傳彼藉口盤庚者戒之哉

讀李華文

華在中唐前與蕭穎士並有盛名今二集皆不傳僅散見英華文粹等書耳含元殿賦命班倕之匠下荆楊之材持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巍誠快語而自以為三都二京則彼所長顧不在是也老杜極苦作無韻語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特奇太白文賦亦

往往有佳境蕭士贇謂所能僅詩管中窺豹者哉

題李習之集

二則

李習之孟東野張文昌皇甫持正皆退之門下士也惟東野退之多推獎語至三君或稱之籍湜或以李翱張籍從游並稱則翱之師愈審矣讀翱集凡韓皆名之祭韓文僅呼之為兄何耶

又

翱又有答韓侍郎書詞甚率易疑非退之然他文于愈

皆兄之而此亦然則為愈審也翺答某後進書謂足下  
齒幼位卑不當名前輩迺其人書中尚云劉君某楊君  
某而翺每書及昌黎輒以李觀韓愈竝稱何輕于責人  
重于恕已耶讀翺集斥異端崇聖道詞義凜如在唐人  
茅靡仙佛中可謂卓然不惑者他文亦典實明健一洗  
浮華歐陽永叔至韓李並稱而不及子厚以其識也然  
其文率人所能至竟集中無可與梓人封建及嶺右諸  
記等列者翺生平得意高慙女楊烈婦傳自以不減孟

堅以較段太尉逸事尚避三舍況霍光等傳摹勒如畫者哉唐惟柳差可配韓而歐公去取若是益一時論道之語非定評也

題白樂天集

唐詩文至樂天自別是一番境界一種風流而世規規以格律掎之胡耳目之隘也倦綉圖詩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中唐後第一篇而正聲不收暨品彙亦失之聊識于此又昭君一絕亦可為中唐第一品

彙並失收

讀李賓之金山四詩

二則

卮言云文正之先何李猶陳涉之起漢高余謂此四詩益已兆嘉隆門戶不特先鞭弘正也同時謝鳴治程克勤俱文正齊名二集余遍讀之程風格雖整而乏天趣謝則元白宋人遺響耳遠非文正比也四詩見餘冬序錄以為文正生平所自喜也諸家亡一選及余特揭之

又

四登覽詩皆宏大雄爽所謂順流直下一氣呵成者非  
小家湊砌語雖間有不甚合處顧成弘間未易語

讀顧華玉詩

弘正七言律李何外集中殊寡佳者往往為杜陵變體  
所誤氣骨雖勝而韻調殊乖獨顧華玉一稟唐音故視  
諸家獨多合作此例數篇皆灼灼可傳者也

讀華玉風洞詩

此首全類嘉隆亦與華玉他作不類總之弘正前七言



律合篇不越十數合李何百餘止耳嘉隆迺不勝數而  
五七言古茂矣

讀徐迪功集

徐迪功高觀察皆以沖澹勝者也兩君入唐與王孟絕  
相類徐五言律不能工有樂府歌行絕句往往可觀高  
不能歌行樂絕而五言律清新婉麗出徐上若其安身  
立命則竝在五言古詩總之迪功才近王觀察才近孟  
五言古品格高華似過之而他作咸弗逮也然工此道

者于七言律斷非長乃右丞獨以此擅今古古人信未  
易及耶而兩君匪今人矣

讀高子業集

二則

高子業嘗言李獻吉評其詩不如文子業詩世所共知  
其文迺寡述者余讀其集實溫雅古質有崔蔡風惟其  
意不事奇險又刊落藻麗故讀者忽之品格故非詩下  
也是時士甫脫宋元習李何崛興為西漢盛唐學然大  
而未化一時羽翼諸君子反掇拾李何餘瀋自昌穀仲

鳬外未有絕自名家者子業後出少年迺能壁立自樹  
超千載而上之即遺集寥寥求隻字宋元弗可得其眎  
李何大非所及幾于化矣若其才之孱氣之促則其年  
之所以弗長者

又

余嘗評李何製作異時曰漢文唐詩可也曰明一代之  
文之詩可也若高集斷于古人中求之王次公嘗以昌  
穀子業並稱謂千載校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

可名確論第昌穀集迺獻吉刪定其他翳襍尚多子業  
諸篇顧一無可去取其尤夏夏即才則子業似非昌穀  
比

讀王道思集

道思于文章目無千古壁立萬仞雖門戶不越宋人而  
規模宏遠曲折紆邃較歐曾二氏不啻過之然其才非  
八面受敵者故匪歐曾等輩也其集序記合作處殊絕  
于人而志傳啓札弗逮至論策諸體一不概見何耶道

思嘗謂學班莫如魯學馬莫如歐學歐魯正所以學班馬特與今人所學異耳然則道思固未嘗以班馬弗當學也

題皇甫司勳集

皇甫子循之詩之于中唐也之文之于六代也至矣詩調本中唐而取材齊梁取韻韋柳故五言律高華迥出閒遠有餘眎大厯諸子情致少乏而品格過之文四六偶儷之中有翩翩自得之妙先是吳中為六代者數家

類矜局未暢昌穀伯虎書尺工美諸體蔑聞至子循操  
筆縱橫靡弗如志幾化于六代矣以較江左諸人雖淵  
藻不足而神令殊超總之名家本朝而必傳來世者第  
詩自五言律外餘率非長而文亦不能為宋人之表啓  
則才具所限也子循于瑯琊先達而兩公後起掩之弗  
能平晚年多發其意序論中又以濟南刪其詩作諭歛  
文存于集余生平不識子循顧其能誠有足尚即殊好  
弗可泯沒也因題卷末云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六

明 胡應麟 撰

題跋二十六首

題方氏跋益藩賜宋懌書

國初吾郡宋太史文舍人書父子並起一時而皆為當代冠又太史書舍人文亦卓然稱名家蓋古今創觀也方氏為景濂門下士而極口贊仲珩至品之威鳳翀霄

祥雲捧日噫若正學寧諛人者哉其言當時乞文太史者必謁舍人書之令人想像其父子間一吮毫而空四海而海內奔走其門者亦樂得二絕于其父子間以為快未幾仲珩沒景濂徒造物乘除之數可畏哉仲珩子懌復能書益藩嘗舉魯公多寶塔碑賜之跋見方集可考宋氏箕裘之盛迺爾今懌書絕不傳即仲珩書亦寥寥什一存世嗟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乃自昔患之矣

又題方跋宋仲珩書寄自作詩

希直最不輕許可此跋于勝國趙康二承旨意若弗盡  
予獨謂仲珩兼撮其勝而俊放有加豐人翁目曠古今  
迺其贊仲珩秀逸雄麗之中具冠冕珮玉之象而皆盛  
以本朝第一歸之其品格可想見藉令稍引以年駸駸  
軼宋唐躋魏晉矣而天閼中道豈造物者必欲典午諸  
賢長技千載耶余性拙于書至仲珩亦望而知其美若  
其詩國初高楊輩無以過也惜仲珩書及詩今率鮮存  
者大塊忌才蘭摧玉折余尤不忿于斯人云

題駱賓王起義檄

武曌以淫北穢亂唐室實曠劫所無之變而一代瑰才  
傑士擎蹠曲拳無敢聲其罪者獨駱賓王廣陵一檄詞  
義凜如足寒猾賊之膽蓋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懷  
淺躁之譏死罹怨望之訕史氏因循列于文苑并其字  
失之遂令邑井祀典千載寥寥往余籍弟子員日嘗以  
白督學建安滕公滕公急材甚業舉行會擢任去弗果  
蘇觀察君禹繼至大快余論即移文祀駱于鄉此舉不

特為當時節士伸冤亦為萬古詞場吐氣也

題駱賓王集後 二則

賓王起義世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啓皆以捧檄負米為言至裴行儉辟為記室力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情致酸楚意旨真篤言言涕淚即李令伯表弗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詞不答半千諭以干進則守道不迴槩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

又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  
羅織萬態即狄仁傑輩尚誣以反况賓王倡義殺身欲  
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誹其常屈平懷沙賈  
誼賦鵬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  
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三章外無一鞅鞅語至忠  
孝氣誼淳鬱諸製作間有足異者余別傳之

題駱賓王帝京疇昔篇後

汪司馬伯玉嘗謂余三代而下有才子有文人有學士  
有作者才子文人學士代有之作者非屈之騷司馬之  
文賦杜李之五言白甫之律絕莫能當唐以後無作者  
矣惟秦柳之詞王闕之曲耳因及吾郡駱生曰若賓王  
二長歌前無古人後無來哲蓋亦庶幾作者也余有味  
其言而志之

題范茂明淮陰先生辯陳同父酌古論

方茂明為此文年僅二十一同父作論纔十八九耳英

氣已勃勃迺爾二君皆老壽終顧其後撰述卒無能有  
加于此豈其筆力弱冠時固已定耶茂明辯說縱橫大  
有秦漢風一掃宋人頽習而他作不盡爾同父論體勢  
實步驟蘇氏兄弟時時錯雜語其間而奇偉絕人之識  
即前代豪傑身當其事者且心折九地下惜乎其登第  
遽沒當南渡勸戎馬而未展一籌也其論淮陰策李  
左車足盡刷史遷胃臆之陋但所設破趙策未為中窾  
至論薛公策黥布孔明扼司馬鄧艾取蜀可謂深識天



下之大勢切中行陳之機宜非振世之才莫能與矣茂  
明亦好談兵事屢進策紹興間弗用同父上皇帝四書  
卒為姦人所中幾殺身宋柄國者類爾弗減于金固幸  
尚望以恢復計乎但兩君生同世又並及紫陽朱氏游  
而絕不相聞問何也豈同父數走四方而茂明老居一  
壑故耶噫嘻若兩君者吾郡二百年無此人物矣

題陳同父集後

同父當靖康建炎間以氣雄一代其說以漢唐創業之

君即商周之始無以異故朱紫陽亟詆為功利而外之  
而同父亦自有堂堂之陳一日差長等語世以為譏切  
紫陽也余讀其集迺不然同父之尊事紫陽至矣每紫  
陽誕日輒走使千里寓書損餉備極情文其終身弗能  
相合者僅前一說而同父之尊事紫陽凡可以致其推  
挹無所弗備迄未嘗因是而少替也二君子書尺往還  
不啻十數二家遺集班班學者弗知詳考徒據史傳舊  
文俾同父之虛懷夷于子靜之拗崛余弗得弗辯之

題陳同父水龍吟後

二則

陳同父絕不能詩今集存者僅二絕一長歌知其未嘗  
事聲律也集末載詩餘數十闕而草堂所選水龍吟詞  
特佳甚而集不存古今製作佳者不必傳傳者不必佳  
大都有幸不幸耶

又

此懷所懽作者殊足情致與同父他詞不類周公謹野  
語載陳嘗狎一妓欲娶之蘄落籍于唐與正唐以言間

妓好遂弗終陳因是大憾構唐朱元晦卒起嚴蘖之獄  
此詞之作豈即其時耶所狎妓或即蘖故與正不肯為  
落籍耶今紫陽集載論劾與正封事幾萬言所謂行首  
嚴蘖稍以色稱紫陽筆也蘖亦能詞見野語甚詳以一  
婦人色致諸名士紛紛聚訟為千古口舌端令人噴飯  
不已

題泊宅編後

泊宅編十卷金華方勺仁聲撰勺當靖康建炎際隱居

不仕後終于雪上與唐張玄真操行略同玄真所著大  
易等不傳而子書今尚行世吾郡南渡而後呂太史一  
倡何王四氏繼之所為發明經術不啻數十百種世傳  
僅什二三而是編以脞辭瑣錄至于今而完袞不廢而  
其間亦往往有可訂史乘之所弗及者世以隱君子亡  
裨于時而小說家靡足論于著述然乎

題庚溪詩話後

詩話為南渡陳岵肖子象作子象吾郡金華人父德固

當靖康時為汴京守備官嘗獻制敵策朝廷弗能用俄  
都城陷率衆赴敵死之子象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  
侍郎見吳正傳敬鄉錄近詩話彙刻百川學海中不題  
作者姓氏余參訂本書前後得之喜甚綴詩數尚未知  
其郡人也乍閱吳公所錄始悉其家世履歷因亟識之  
詩話最盛于宋當未渡南日不啻數十家而知詩者魯  
弗一二至南渡末而劉會孟嚴羽卿出遂以譚藝雄古  
今此書成于紹興適南渡之始其綴述見聞網羅散軼

良有足多不僅僅談藝而已又吾鄉先達忠義世家固  
不得而泯也輒并及之

題困學紀聞後

趙宋自渡南後詩文書畫率厭厭不振絕與其國勢相  
侔豈錢塘孤僻海隅又非建康比故爾時人才無一可  
軫接漢唐耶而獨該洽士天挺其間紫陽氏之致廣大  
盡精微固不可時代論至如鄭漁仲馬貴與撰次類書  
其討覈之勤綜理之密皆卓然自名一家橫行濶視于

著述之場而不為無補于世顧反有唐漢所不及者而王伯厚生平製作迺至七百餘卷噫嘻一何盛也玉海一書今存大都幾希馬鄭之間困學紀聞二十卷中尤多發明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珍珠船雋哉斯旨非真有志學問未易咀嚼其間也余之生也家大人命名適與伯厚同而生平術業乃遠出伯厚下若所謂困而能學雖伯厚以自謙而余實不敏有之因志卷末以致余仰云



題吳禮部敬鄉錄詩話雜記後

吾邑自范浚先生始用著述顯金吉父氏系興于經典  
發摠無遺力而他固未遑也禮部吳公師道生視吉父  
稍後而于著述尤殫心補註戰國策大行于時考覈之  
精深辯析之竅當當鼎一嚮足列其餘其全集余嘗得  
其鈔本詩歌蓋多佳句余摘錄詩數中至敬鄉二錄及  
詩話等編舉郡邑凡有聞者緝其製作履歷粲若指掌  
下逮畸流逸客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證竟其隱伏耳目

所及點綴弗遺噫其為力至勤而用意良獨厚矣今去  
吳公僅二百載而文獻之詳遂邈弗得而覩而南渡而  
上人才篇什史乘軼而未收者尚倚藉諸編稍獲綜其  
崖略蓋吳先生功于是為烈而余于禮部固異世子雲  
也因筆余懷于末簡以俟異世之為余子雲者諗之

題劉青田集後

戰國後無子書矣東西京文賦特盛而子書遠非先秦  
埒異哉青田之子郁離也奇氣瑰藻絕唐宋越兩都翩

翩然周末抗衡焉殆天授非人力也高皇帝載造區宇  
同文八荒郁離哉彼符赤伏者陋甚矣迺青田之為他  
文體格卑卑元末無纖殊故曰殆天授非人力也而嘉  
隆之際短長復出于明明之盛至此乎噫

題方希古遜志齋集後

三則

余往述諸子辯雜取唐宋文人遺論訖本朝宋太史景  
濂王長公元美凡數十家而竊以鄙意折衷之弗能秘  
而行諸世世之治諸子者頗難余言當是時獨方氏遜

志齋集未覩也癸酉春客武林邂逅是集龍丘賈人處  
亟取閱之中辯論諸子凡二卷其為說亡弗犁然當余  
心即太史長公所論有弗若是脗合者中間稍稍矛盾  
僅百之二三餘合者幾不啻什八九矣希直精忠大節  
爛焉日月爭光諸所為說一原本六經軌諸至道余願  
為執鞭弗可得顧時時有合于余余寡昧索居自放人  
外而私衷謬臆亦時時有合希直者此何以故也後之  
君子欲以狂誕罪余余且得藉口若人以自逭亦因以

考見余之困而能學雖高賢大良垂世之訓而千慮所得時或中焉庸詎非吾生平至快極愉哉因泚筆題諸簡末

又

弇州文評云方希古源出眉山氏才高特少波瀾耳余讀之其詞氣俊爽英發特類大蘇志傳簡勁有法過之而奏疏之屬不逮表啓則遠矣詩學太白歌行時有近者益亦眉山前轍而不能如蘇之自得也總之子瞻才

較大希古才較偏至學術之高明識趣之閎粹矢口成  
言皦然一秉于正如堂堂之陳王者之師直之無前舉  
之無上無論眉山父子蓋三代而下文章之士所未觀  
矣

又

王長公謂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次及蘇平仲  
胡仲申皆吾郡產也又李獻吉送徐昌穀歸吳門詩云  
金華數子真絕倫意亦爾爾然數君子皆產元末且受

業其人之門浦陽閎才絕學足盡掩虞楊諸氏而意調不甚相遠忠文持論中窾而南渡儒元語時時錯之眉山染說韓說卓有秦漢風他文率仍爾時舊習仲申抑又靡焉獨希古年視諸君子最少與勝國文人覓弗相及故其文一掃元調追逼盛宋大家惜其知名稍晚旋殉節革除志業鬱而未竟篤而論之國初自潛溪外當首推也

題唐伯虎書牘後

二則

余三復此書而悲之大塊忌才固自昔亦何忍荼毒之至此然伯虎非身罹此境亦無以有此書今當時之竊高第享榮名者什九腐草木伯虎此書爛焉竹帛千秋永垂視商文毅輩所得孰多不待智者而決矣

又

此書視六朝所擬李少卿作可謂合曲同工舒寫淋漓濃至處殆不忍讀然伯虎此書外他文遂無復傳即傳者一二亦弗能工何也豈其才固盡于此將一躓而不



復奮即計伯虎之卒僅得年四十許蓋亦不久喪矣昔武墨讀駱賓王檄曰人有如是才而使之流落不偶當時之擠伯虎者殆墨之弗如也哉

題二王書牘後

右兩瑯琊書牘四卷為長公者十之六為次公十之四次公生平與交游書牘自三數達尊外凡等輩率手書至與余還往者尤無一非真迹行押之妙在有意無意間姿態溢發而行間鬱茂望而知其晉唐人物也長公

書牘大篇多侍者代錄亦蕭散無掾史氣侍書者二人皆長公家僮郝方回奴故自不俗余至小祇園每見之他短章則亦手書為多雖不規規曩轍當其合作奇逸縱橫不啻蘇黃入室賓也余自交兩王公片楮隻字咸所珍惜積之念載以成此卷今兩王公相繼作白瑤宮客即欲更求一點畫震旦中不可得矣敬題末簡以識余慨若其文章之美亘宇宙而長新者在處自當有神物護持固無俟後人贊嘆也

題康裕卿詩冊後

余初識裕卿于今大學士趙公座上余尚未冠也裕卿  
讀余春日閒居十詩中句若曳杖青山遠推窗綠水來  
風雲欺病骨天地與閒身之類輒狂叫擊節期他日必  
有聞于世自是裕卿凡製作寄余無慮數十百洎他篇  
什得意者必手錄貽余重其人恒秘諸篋笥久而慮其  
散軼則命家僮裝潢成帙每臨風對酒興會相思輒時  
展閱恍若裕卿之在目焉今裕卿已入岱所恃以寄想

像獨賴是卷之存而余童子日所為詩囊草率已泯滅  
僅前數聯以裕卿賞識故尚存胷臆因泚筆紀之河山  
之感臨楮慙眩裕卿有靈得無歎歔地下耶

題李達甫投贈古風後

二則

發中詩派肇于賈賓王適唐初沿襲陳隋五言古詩與  
近體無以異孝標二作稍超故未脫六代聲格宋元後  
益卑卑或謂吾郡舊無五言古余殆無以難之達甫生  
數千載後迺奮臂嘔心直探魏晉之壘掣其符而珮之

此六詩其投贈不佞者令具眼諦觀庸待其詞畢也今而後有能復舉前說以謂余者乎噫達甫尚益竭而才建安黃初規獲弗遠發之詩駸駸上乘矣

又

盧藏用謂李泰和子如干將莫邪鏑不可犯但虞缺折耳余每舉斯言風達甫以其才高急名又體氣劣弱慮年壽非所長不三載竟赴白瑤宮召矣英雄大業未半中殂徒使存者抱知人之嘆于地上噫

題李仲子詩草後

余嘗摘鈔仲子集中佳句無慮數十餘寄余如寸心懸  
宇宙片語劃江河雄名枚叔後絕技杜陵前毫端雕混  
沌篋底溯洪荒天姥雲堆案嚴陵雪照篷薜荔封囊草  
芙蓉溢劒花駿骨時名重羊腸世路艱策抱龍門下詩  
裁兔苑旁斑衣正遠慈親夢彩筆先傳幼婦詞謁帝星  
辰天北畔懷人風雪海西頭玄晏為傳諸賦出中郎還  
秘論衡無海岳心懸孤劒迴乾坤業就彩毫多

已上俱  
寄余詩

中他作則路通秦望北山斷禹陵西急峽魚龍鬪深林  
鸛鶴呼樓臺句踐國玉帛夏王宮綺羅縈萬陌鏡吹競  
千家別淑藂青荇平泉綴綠苔勝事蘭亭墨幽期剡水  
艫擊劍長虹流碣石呼盧明月滿咸陽秦淮鷁首春烟  
合建業驄前暮雨殘攬轡風霜迴百吏飛章河岳走千  
靈畫棟飛雲滕子閣胡床明月庾公樓青天片鷁岷江  
去白晝雙鳬賀嶺來千花南浦吳娃醉獨樹西陵越客  
過皆整麗可觀惜汗血中道未竟飛黃之馭又題余陽

春館十六咏金華山十絕句並佳作也暇日曝書得允  
達草于散帙中不勝河山之感因援筆志卷末異世有  
揚子雲出余將俟而質之

書二王評李于鱗文語

庚辰夏過小祇園長公譚藝次偶及李于鱗文長公曰  
余初年亦步驟其作後周覽戰國西京諸家迺翩然改  
轍于鱗初極不喜久之余持論益堅李遂止弗復更言  
余請初年所作觀之長公曰當時意不愜即棄置其稿



今不復憶何語矣是冬次公訪余溪上夜評騭當代諸名家至歷下曰李文辭多繳繞紆曲固其體欲艱深亦絲才短故不能詞達其意猶口吃人終日諄諄聽之者第覺難解今之憲為此體者大都才具所趨也兩王公筆札間推轂濟南不容口其面論不同迺爾蓋兩公于李交厚董狐之評不無少曲而其指往往寄寓他文中初學不盡參其集未易悟也偶讀于鱗文輒識簡末俟精月旦者定之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六